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辑

Karl Heinrich
MARX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面向未来的 马克思

高清海◎著

元永浩 韩志伟 傅耕石 王福生◎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面向未来的 马克思

高清海◎著

元永浩 韩志伟 傅耕石 王福生◎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 高清海著.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117-3578-2

I. ①面…

II. ①高…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6519 号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总策划：葛海彦
出版人：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杜永明

美术编辑：王洪广 吴成英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367 千字

印 张：24.75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9.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https://weibo.com/cctphome)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森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五月五 

出版说明

高清海（1930—2004）先生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最具开创性的思想家，也是创立“类哲学”思想体系的真正的哲学家。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先生开创的哲学传统，值此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吉林大学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决定编辑出版这本先生生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论文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囿于苏联模式的“传统教科书哲学”，建构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哲学体系。当时许多学者正本清源，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出发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践唯物论者”以实践的观点来改造和吸收唯物论的观点；“实践本体论者”把“实践”解释成为真正的本体；而先生则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理解和解释为一种思维方式。先生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是要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简单对立，从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去理解人与世界；超越还原论和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突显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重大变革意义。不仅如此，先生还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出发，深入洞察实践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重新阐释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经过这种批判性和创新性的发展，先生把 19 世纪马克思的哲学提高到了当代的高度，并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走出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束缚，能够真正地面向现实、走向未来。于是我们主要选取高先生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论文，并把本论文集命名为《面向未

来的马克思》。

实际上，高清海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他在这之前长期的哲学探索和学术积累。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先生曾在 50 年代就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的学术观点；应该说，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作出的另一个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因而我们把他在 1956 年发表的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也收录在本论文集当中。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论文集编选过程中，许多学者和朋友也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对此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8 年 3 月

目 录

CONTENTS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1956年） I

论哲学科学的对象和体系（1982年） 63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1985年） 79

哲学体系改革的尝试（1985年） 96

关于哲学性质和对象问题的一点认识

——谈哲学教学的提高和改进的影响（1986年） 107

关于哲学体系和内容改革问题的认识（1986年） 135

论哲学观念的转变

——哲学探进断想之一（1987年） 154

论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意义

——哲学探进断想之二（1987年） 170

再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本质（1988年） 185

重新评价唯物论、唯心论的对立（1988年） 192

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1992年） 202

从人的生成发展看市场经济

——解放个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1993年） 213

市场经济、个人主体与现代哲学（1993年） 225

市场经济与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1993年）	238
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1993年）	254
主体呼唤的历史根据和时代内涵（1994年）	266
价值与人	
——论价值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1994年）	277
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1993年）	287
认识与价值在实践中的统一关系	297
论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1997年）	300
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	
——20年哲学历程的回顾与展望（1998年）	311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	
——树立“社会”“国家”的区别意识（1998年）	326
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论马克思《提纲》和《形态》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 （1999年）	3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理论形态（2000年）	345
马克思对“本体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2001年）	351
从马克思走向未来、开创未来（2001年）	360
附录	
我的学术道路（2000年）	363
索引	374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①

(1956年)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都习惯于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底^②哲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共产党的世界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底哲学”——这是无论在现在通用的教科书中，或是在一般科学论著中，几乎为大家所公认的原理。

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呢？是否真实地反映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内容之间的固有关系呢？

① 本文写于1956年，其中基本观点虽然后来变化了，但很多思想的连续轨迹还是很清楚的。现在把它作为“历史”档案放在这里，所以叫作“体系改革思想溯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那时不只思想、观点有很大局限，连语言风格也与现在的不同，明显表现了受到苏式翻译语句影响的痕迹。当时能够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本，译文都不够准确，有的还是苏联出版的中译本，语言更是“蹩脚”。为了保持原貌，这些都未作改动。1997年收入《高青海哲学文存》（第一卷）。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属于一般哲学世界观。这个论点，早在很久以前，教授即已在本校哲学教研室提出了，本文就是在这种启示下经过研究写成的。

② 写作此文时代的正确用法，而今为“的”。下同。——编者注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从整个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考察。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属于一般哲学世界观。这个论点，早在很久以前，刘丹岩^①教授即已在本校哲学教研室提出了，本文就是在这种启示下经过研究写成的。

一、哲学对象的变化、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②

科学认识的日益专门化，是认识发展的特点之一。人类认识的分化过程，同时是认识的深化过程；认识的这种分化和深化发展，就表现在科学的分化上，表现在日益增多的新的科学部门的建立上。科学认识的分化，产生着诸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科学认识的发展，又必然不断改变科学之间的原有关系。在任何时候，科学之间的关系，都是科学内容借以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

从这一意义说来，科学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科学内容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表现，并且，随着内容的变化，科学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观点出发，试考察一下人类全部认识的发展。

原始宗教，是人类最初认识的萌芽，是人类对自己所感知的世界进行解释的一种原始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把自然人格化了、神秘化了，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主观见解；并且，在这种见解中，也还确乎是融化着一些片片断断的有用的知识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人类认识的进步，以后

^① 刘丹岩（1901—1955），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系创建者、第一任系主任。注重从思想体系上掌握精神实质，不拘泥于字句，反对寻章摘句，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经他提议，吉林大学哲学系在“文革”前一直设有“现实哲学问题研究”课，说明了他非常重视实际应用和研究。——编者注

^② 这里所说的“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是指哲学和哲学以外的其他各门科学的历史关系。为了说明简便起见，以下对哲学以外的科学部门，均简称为“科学”。

便出现了人类最初的科学知识的萌芽。这个科学的萌芽，在一切国家中，几乎都是作为原始宗教的对立物而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呼的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

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出现，实质上就意味着人类科学的开始产生：就它的理论说，固然是幼稚的，并且也不乏虚构的想象的东西，但整个说来，其中却蕴藏着各种不同的科学认识的契机。

就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来看，它是一种企图探寻宇宙万物的统一根源为何物以及这个统一根源如何表现为各种现象的学说，因而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宇宙观的理论。并且，由于在这种学说中，明确地肯定了万物的统一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自身之中，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世界的原因，所以这种宇宙观还是一种原始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但是从这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表现形式来说，采取的却是与各种具体科学的胚胎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在一个自然观、宇宙观中，综合着各种不同的科学知识的幼芽，这是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古代的人认为，从世界自身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根源，这就意味着要在世界的现象中找出一种或数种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元素来，而以此作为世界现象多样性的统一的基础。譬如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认为这种根源是水，有的认为是空气，有的认为是火；还有的人认为这种根源不止是一种元素，而是火、空气、水和土等四种元素，等等。他们的具体说法虽各不同，他们的精神实质却是一个，这就是认为世界的根源应当在世界自身中去寻找。从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解决却也不免是幼稚的。世界以自身为根源，这意思只是说，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世界上各种存在的现象的内在相互依赖性为根源的，这决不意味着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从一种或数种始源现象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存在物或数种存在物，怎么能够产生出这个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现象呢？把世界的多样性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基本元素的存在，它的基本现实意义，主要是在于从各种现象的物理构造方面探寻物质现象的内在联系。因而，从这一方面解决世界的根源问题，实质上就已经超出了世界观的领域，而进入具体科学的领域。

了。在这种解释中，他们不仅提出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问题，也提出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对这许多问题，他们当然不可能一一给予完满的说明，而只能予以诗歌式的幻想的解释。

但是，在古代认识的发展中，其中某些问题也曾在这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中，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例如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属于生物学范畴），等等，就是这样的。古代希腊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对物理学、动物学有过专门的比较具体的研究。不过当时在人的认识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科学分类。

所以，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不仅是人类最初的世界观的萌芽，同时也是人类最初的各种具体科学的萌芽。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原始的唯物主义从它的本质上看作是人类科学的萌芽（包括哲学科学在内），并不是过分的。

像这种浑然一体的把世界观与具体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应当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之图画”^①，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图画，就是单纯凭借于直观和思考，也是可能发现的。当人们还没有进入到研究世界整体的各个特殊部分或方面，而物质生活条件和认识发展的水平也没有可能让人们进行这一种研究时，从人们对世界的深思熟虑中所着重提出来的问题，必然首先是有关世界整体方面的，而不可能是个别的特殊方面的问题。而在关于世界整体方面的问题中，首先使人想到的也一定是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究竟从何产生的呢？它们以什么为其统一的根源呢？但同时，当着人们的科学认识还没有深入到世界现象的特殊性之中，还没有从对特殊性的研究中把握到各个现象的内在联系时，人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也必然是不能了解的，更不可能予以完全科学地解决。人们根据日常经验中见到的一个现象总是由另一现象产生的事实，就认为所谓世界的根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页。

源，就是直接或间接产生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始源现象，这样人们便把世界的根源这一哲学问题和具体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问题混在一起了。当人们依据上述见解去描述世界各种现象的形成时，就不能不以幻想的形式提出各种具体科学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世界观问题和具体科学问题混在一起的人类最初的知识体系。“哲学”一词，其最初涵义和现在的理解大不相同，它乃是指“追求智慧”和“爱智”的意思。在这种智慧里，融化着一切知识的萌芽。最初的所谓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总汇。正是这种缺乏实验科学作基础、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综合在一起的情况，决定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使得它们只能在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住了世界的整个图画，而不能了解到这一总图画的实在具体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乃是与具体科学问题混同在一起的关于世界整体的普遍观念；而在人们认识中虽然逐渐区分出了不同的独立的研究问题，也不能不从属于这种普遍的观念而包括在哲学之中。

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就在于要使这种“知识总汇”内在包含的差别性，逐步地在认识成果中区分为不同的知识部门，以致发展为各种独立的科学。这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必然包含下面两个统一不可分的过程：第一，对各种事物的特殊认识，逐渐在这个知识总汇中成长起来，相互区分开来，最后形成各种实证科学；第二，在各种具体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世界观的问题也必然要逐渐被区分出来，最后形成独立的哲学科学。

在古代的认识发展中，也产生了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它虽然更早地从具体科学问题中游离出来了，看来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世界观的雏形（这是由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的本质以及它与科学对立的特点决定的），但这个雏形也仍然是唯心主义地联结着当时达到的各种科学知识的幼芽，自成一个体系而与唯物主义对立着。

这就是古代哲学的一般情况。但是，在古代的认识中也并不是没有分门别类的研究，特别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和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也曾出现了认识的不同门类的区分。只是由于各种区分还处在萌芽状态，所以总的来说那些独立性的研究问题仍被综合在哲学认识之中（即和哲学认识混在

一起），成为哲学内部的一个分科。柏拉图虽然事实上是把哲学看作知识的统称的，但在他的哲学中已内在地显示了这种知识的区分，譬如他曾区分了辩证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等等部分。他认为辩证学研究概念反映的对象，也就是他视为实在之本质的理念世界；物理学研究感性知觉的对象，即自然界（其中包括物理学和心理学）；伦理学研究意欲的对象、人的道德行为问题（其中包括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以后亚里士多德根据这种区分作了进一步的正式的分类。他把哲学分为理论的与实践的两部分，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被看作是理论的，而伦理学、政治学等被看作是实践的学问。另外，亚里士多德又把研究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关于存在自身的学说或形而上学从其他的知识中区分出来，看作纯粹的哲学，称为第一哲学，而称其余的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为第二哲学。这就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中，已开始考虑到哲学与具体科学区别的问题了，当然，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那些特殊的知识部门事实上并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去。

从奴隶制崩溃到资本主义产生，就欧洲情况来说，在这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宗教教会与宗教神学思想的统治。教会垄断着一切，一切都服务于上帝。自然科学的研究，几乎从认识领域中完全被排斥掉了，仅存的则完全从属于教会。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被看作是宗教的侍女、论证上帝和宗教教条的工具。这时的哲学对象，从自然界转移到了抽象的教义、天国，和神学完全结合起来了。在哲学中所包括的部门，也只是那些便于服务于宗教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少数部门。

中世纪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不是由认识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而是由宗教神学的统治造成的，因而当时也就不存在各个知识部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知识部门，只存在一种关系：都处在神学的统治之下。

哲学对象的真正改变，哲学对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更高的生产发展水平为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必然要求并推

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部的生长，从 15 世纪下半期开始，自然科学首先大踏步地前进了。

自然认识的发展，引起了新的实验科学部门的建立。从研究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力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开始，各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从原来作为综合知识的哲学中，陆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门。

实验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认识开辟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的方面和途径。正如日丹诺夫同志所指出的：“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①

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基本上是依循这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的进程，也是这样的。一般的认识与特殊的认识在相对区分的基础上相互推动地发展着。人们深入于现象内部特殊性的认识，才能提高对于现象的一般性的了解；反之，在有了一定的一般性的知识以后，又能够推动人们深入于现象的特殊性的认识。认识过程的一般与个别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反映在知识联系的形式上，首先就表现为科学与哲学的分化、科学部门的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组成新的统一关系。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结合，是人们尚未深入于现象的内部、停滞于一般个别不分的笼统知识阶段上的认识的表现，这在缺乏具体的实验科学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原始结合一方面固然表现着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于当时那种条件下也曾在人们关于某些现象个别性质的了解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和启示作用。例如在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的虚构，然而确也包含着某些直到后来仍有重要价值的天才猜测。但无论如何，缺乏个别知识基础的一般认识，终究不能代替对于现象的具体认识。适应生产的提高，不但必须推进对世界的一般认识，也必须加深对世界的个别的具体的认识，不推进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得到发展。而由于一般认识首先

^① [苏] 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李立三译，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 页。

是以个别认识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在一般知识与个别知识相对分离的趋势下，首要的则是必须摆脱从一般认识中去获得个别事物知识的局限，必须加深并推进对于个别事物的复杂性的具体认识。一般性认识的丰富与提高也正是依赖这一方面的认识的发展的。

很明显，从古代社会那个作为知识总汇的起点出发，人类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规律必然是这样的：首先是深入到世界各种现象的特殊性的认识中去，使各种具体的知识形成为相互区别的独立科学部门，由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分化使得原来的“知识总汇”的哲学解体；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原来的世界观知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门科学所提供的新的内容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哲学科学来。这是人类认识进步中的一个大变革，也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大变革，这个变革不但推动了人们的特殊认识的深入，也把人们关于世界共性、关于世界整体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的高度。所以，旧哲学——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解体，正是科学的哲学产生的前提。

但是，由于科学的发展本身走着一个曲折复杂的道路，适应科学逐步的发展，哲学的性质也就不是立刻改变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所引起的哲学研究对象、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以后，仍然经历了下面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15 世纪到 18 世纪。

科学在一千几百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由于宗教思想的独断统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古代所创造的那些优秀科学成果，也大部被遗弃。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初期的问题并不是由哲学中迅速分化出来的问题（当然，某些知识部门还在更早的时候，即在奴隶社会的末期就已开始分化了。这里只是就哲学与科学发展的整个一般情况来说的），而是首先需要积极恢复前人积累的科学成果，搜集事实，整理资料，为科学的建立创立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无论对哲学来说或对科学来说，必须挣脱宗教思想束缚的问题：从教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首先取得生存的权力。

这种反宗教的共同的斗争，使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处在一种携手并进、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之中。哲学需要科学的帮助，科学需要借助于

哲学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不单构成了科学本身的进步，也成为哲学反对宗教的有力武器；哲学上的成就，同样推动着科学的发展。表现着这种哲学与科学未分化的事实在，是当时的伟大科学家，差不多亦同时是哲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牛顿等；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在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

这就说明，15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哲学仍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的综合知识体系的性质，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一般、个别知识简单结合的内容。当时的哲学家，在知识部门的分类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古代哲学家包括科学在内的哲学分类倾向。培根就仍然把哲学看作是包括各种科学在内的知识总称。他依据智能的作用，分哲学为悟性的、想象的、记忆的三种。属于悟性的有人类学（其中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宇宙学（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化学及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属于想象的有诗学和文学；属于记忆的有自然史和人类史（包括国民史、文学史、教会史）。霍布斯也同样，他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借助合理思维所得到的知识之总和。他把哲学分为逻辑学、认识论、物理学、社会学、国家学说等。

当然，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在形式上是和古代完全一样的，而在内容上却已有了深刻的差别。古代的原始结合，乃是以科学的不发达和知识的极为有限为条件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自然适应的结果。从15世纪到18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已进一步加深了科学与哲学分化的裂痕。这就在其结合中不能不包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知识部门中没有哲学与科学的分类，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已经开始了分工，总体的研究和个别的研究的分工。

认识的这种专门化的趋向，实际研究中所形成的这种分工，是科学与哲学分化的真正开始。但是，当着科学尚处于萌芽发展的过程中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仍然有着相互适应的自然基础，其间所显露的只是主观与客观不自觉的矛盾的萌芽。

第二个时期是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